

北宋许昌名士何中立身后事——宋寿安县太君张夫人墓志考

□刘俊民

近日,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资料,于“碑帖菁华”资源库中看到一方《何实妻张氏墓志》(馆藏信息:墓志 7556;原题《宋故寿安县太君张夫人墓志铭并序》)。

研读后发现,张氏应为北宋许昌名士、密直学士何中立之妾。墓志内容可与现有史料相互参照,并记述了何中立身后的家族发展历程,对于北宋颍昌文化历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。

张氏墓志,由朝奉郎、致仕武骑尉、赐绯鱼袋吕大圭撰文,朝奉大夫、权提点河北西路刑狱公事陈革书丹。据拓片影像,试整理志文如下:

夫人姓张氏,世为汴都人,家素富饶,年十五,事密直学士何公,实何公第七子、朝散郎、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景甫之所生母也。崇福升朝,以子贵,诏封寿安县太君。崇宁五年(1106年)□月十八日,以疾终于颍昌府临颍县之私第,享年七十九。以大观元年(1107年)十一月九日附于阳翟县旧学乡旧学里嫡夫人狄氏之莹次,示不敢忘本也。夫人性乐易善,安谐族人,故内外皆得其欢心。助嫡夫人内事,巨细□理,无一有间言。从密直之任钱塘,崇福方四岁。密直素轻财,喜宾客,日以宴集,接四方士,无凡捐馆,囊无余貲。夫人奉主母,挈孤遗以归田园,既不厚聚亩齿,逮崇福仕,食贫攻苦者几十有余年,夫人一无恙色悻悻。狄夫人念之曰:汝曹少艾,用度日暖削,仰哺我,非终身计,可舍我从事富贵也。时夫人方妊,指其腹以对曰:是生男,随厮养负薪;女也,以霰凝殒所事。之

死,靡它矣。其持守如此,故狄夫人益以德遇之。视听精明,体力康宁,见善明。饮食起居,方七八十如四五十。日诵浮图书,处恭其所尊事,虽亡如存,至殁不少衰。崇福禄养甘旨者三十年。噫,今日之享,非平昔之报也欤!初崇福原配赵氏蚤世,诸孙幼,夫人虑后之为母者不得如赵氏之良,忧见辍气,崇福喻之,遂不复议再醮。夫人躬抚诸稚,悉见于成人,其为何氏虑亦深矣。女一人,即指以霰凝者,适生而贤,适乡贡进士王仲成,丞相禹玉之族也。有田在舒,因从寓于舒。夫人既寢疾,东念舒,远不可得,崇福立计费,遣子直抵舒以致归。比至,而夫人殁。可哀也已!孙男四人,光祖、遵祖、承祖、绍祖,皆以儒学进,女四,曾孙一,外孙三,并幼,铭曰:

夫人之行,以顺为正。事主则终,诚身则静。我心我迹,匪石匪席。非知能知,有得斯得。寿以考终,庆以善积。宜而子孙,克懋功德。

古代妻、妾身份严明。志文中言明“何公”殁后,张氏随嫡夫人狄氏生活,身份为妾无疑。

志主之夫“何公”,“碑帖菁华”资源库为什么称“何实”呢?

志文首句中的“实”,是个关键字。在句中并非人名,乃“实为”之意。

“(夫人)年十五,事密直学士何公,实何公第七子、朝散郎、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景甫之所生母也。”

如果误判为人名,就会这样断句:“(夫人)年十五,事密直学士何公实,何公第七子、朝散郎、管勾西

京嵩山崇福宫景甫之所生母也。”

墓志中没有明言“何公”名字,但从多方面提供了线索。

一、身份为“密直学士”,以“密直”代称;

二、正妻为狄氏;

三、任上死于“钱塘”;

四、“素轻财,喜宾客,日以宴集,接四方士”,死后“囊无余貲”;

五、景甫为其第七子。

宋代人物中,只有许州长社人何中立(字公南)符合以上条件。

何中立(1004年—1057年),字公南,许昌长社(治所在今魏都区)人。景祐元年(1034年)进士及第,授大理评事,历金书镇安、武胜二镇节度判官,迁殿中丞。庆历元年(1044年)除集贤校理,改太常博士,修起居注。再迁祠部员外郎、知制诰,改兵部员外郎。皇祐四年(1052年),权发遣开封府事,寻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,改知庆州。还判太常寺,迁刑部郎中,进枢密直学士、知许州,改陈州,又徙杭州。嘉祐二年(1057年)以暴疾卒于任,年五十四。

《宋史·何中立传》及郑獬《枢密直学士刑部郎中何公行状》(下称《行状》),可与志文相互印证。

“还判太常寺,迁刑部郎中,进枢密直学士,知许州,改陈州。”(《何中立传》)

“嘉祐元年,以枢密直学士知许州,公以许为故乡,多故人亲戚,不愿为之守,改知陈州。”(《行状》)

狄氏出身名门,为枢密直学士狄棐第三女。

狄棐(977年—1043年),北宋潭州长沙(今属湖南)人,字辅之。咸平三年(1000年)进士,官终知扬州,葬阳翟(禹州市)张涧里。他育

有六子六女,次子狄遵度善为古文,英年早逝,与黄庭坚等交友密切。

狄棐曾以工部侍郎狄公领京西漕,任所在许昌。何中立时与狄遵度交友,进而为狄棐赏识,与狄氏婚配,成为一时美谈。

“幼警迈,与狄遵度游,遵度曰:‘美才也!’其父棐遂以女妻之。”(《何中立传》)

“公与诸兄讲学乡里,时工部侍郎狄公领京西漕,其子遵度以奇俊自处,少所许可,而独与公为友。狄公闻之,召公与语曰:‘吾子乃肯与之游,果为奇也!’遂以爱女归之。”(《行状》)

何中立善饮,以“不夸饮酒”知名。宋代笔记中还记录他向郭从周求签,得到“钱塘春色浓如酒,贪醉花间卧不还”的诗籤,任内死于杭州。

“又徙杭州,暴中风卒。”(《何中立传》)

“是岁移杭州,明年七月二十四日,卒于杭公署。”(《行状》)

志文中称何公“素轻财”,死后“囊无余貲”,《行状》中亦称:“尚廉节,家未尝畜财,邻州岁时问遗,皆归之。”

据《行状》,何中立有十一个儿子,景甫为其第七子。“景元、景先,太常寺太祝;景初、景崇,将作监主簿;景圆,秘书省正字;景徽,以公遗命官其二弟,今未仕;景甫、景倩亦正字;景龙、景安、景興,皆蚤卒。”

综上,志文中的何公,实为“不夸饮酒”的何中立。

这方墓志的出现,为研究何中立家族提供了珍贵资料。何中立辞世时,妻子狄氏带领

家族回到许昌故园,勤俭持家。其子多有官职,日子不至于太艰难。

志主张氏(1028年—1106年)是汴京人,虽然“家素富饶”,或因身份低微,才会在十五岁(庆历二年,1042年)时来到何府做妾。

何中立辞世时(嘉祐二年,1057年),她年方三十,怀有身孕,亲生子景甫五岁。

狄夫人念其青春年少,劝喻再嫁。张氏指着大肚子答道:“是生男,随厮养负薪;女也,以霰凝殒所事。之死,靡它矣。”

她用决绝的回答,赢得了狄氏的宽容;又用漫长的岁月,践行了庄重的誓言。

值得欣慰的是,儿子景甫官至七品,她有了自己的封号(寿安县太君),并且能主导家庭事务,也算熬出了一片天地。

禹州古称阳翟,有嵩山、具茨、三封诸山环绕,北宋年间,许多名门世族于此卜宅人葬,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张氏“附于阳翟县旧学乡旧学里嫡夫人狄氏之莹次”,“附于狄氏”,强调的是“妾”的身份,“不忘本”。

旧学乡原名麦秀乡,至和二年(1055年)晏殊入葬后,宋仁宗赐碑额“旧学之碑”,改称旧学乡。宋代名人程颢、杜洸、晏几道、张耒、孙甫、蔡齐等均葬于此。

经咨询禹州相关人士,尚未掌握张氏墓葬相关信息。据国家图书馆拓片入藏渠道,或可找到张氏墓址,进而确定何中立及其家族墓地位置。

何中立为宋代名士,也是“许下公卿”中重要成员,其墓葬文化价值不言而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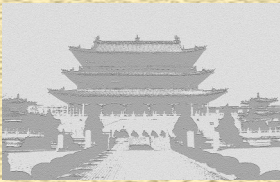
总第一四四〇期

春

秋

楼

卷五



你要写秋，就不能只写秋

□苗君甫

你要写秋,就不能只写秋。你要写秋的颜色和味道,你还要写秋日读书的心情,你更要写秋的哲思和希望。

秋日的颜色和味道,是四季中最美好的。那颜色,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,晕染了五彩斑斓;那味道,像味蕾被注入了真滋味,打开了甜蜜之门,细腻甜香。

绿叶逐渐变得金黄,枫叶开始变得火红,柿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,酸枣像玛瑙一样肆意欢笑,谷穗笑弯了腰,成串的玉米挂满庭院,花椒惹答答地红了脸,辣椒偷一片云霞蒙上脸,桂花撷取最精粹的幽香,洒满人间……大自然的画笔,将我们眼中的世界渲染成一抹斑斓。略带凉意的秋风,把果的甜味和花的馨香传递得人人皆知。

你看,农人笑开了花,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,写满着骄傲;小孩子像出笼的小鸟,蹦蹦跳跳摘柿子、打枣子、闻花香,笑声像清脆的银铃,悦耳又动听。

秋日读书的心情,是四季中最曼妙的。读书带着闲适的心境,更容易入心入脑;那心情带着收获的喜悦,更容易兴致昂扬。

秋日读书,适合伴着一轮明月。月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里说,“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”。珊珊可爱的哪里仅有明月,还有月下读书人呢!要不,怎么会吸引了秋月趴在窗外,一往情深地看着屋内读书人?

秋日读书,还适合伴着一阵秋雨。潇潇秋雨是优美的背景音乐,更是抚平焦灼的魔法师,涤荡尘土、洗尽铅华,愉悦美妙的意境下,读书就有了无与伦比的享受,收获正在静悄悄地发生。要不,怎么会赢得四野秋虫唧唧地奏乐欢呼?

秋日的哲思和希望,是四季中最独特的。那哲思像一位智者,沉默而睿智;那希望像美好的我们,饱含热情地活着。

秋日的阳光,温暖而恬静;秋日的微风,轻柔而舒缓;秋日的白云,飘逸而诗意;秋日的树下,却别有滋味。脚步踩在落叶上的细细回响,像生命的低语,它轻悄悄地告诉我们,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烦恼,就像这落叶一样不能规避,但生活就是如此多姿多彩。情绪从来没有好坏之分,就像我们的人生,不会总在巅峰,也不会总在低谷。

秋日孤独寂寥的时光里,仍然孕育着新生,同样孕育着再一次的升华。我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光里,仍然蕴藏着再一次的远航!心里藏着小星星,眼里就能亮晶晶!脚下迈出每一步,成长就在每一天!

你要写秋,就不能只写秋。你还要写秋日正在发生的美好的一切,包括各行各业呈现的“秋色”和伟大祖国结出的累累“秋实”!



悠悠板栗香

□卜昌梅

八月的梨枣,九月的山楂,十月的栗子笑哈哈。

那一年秋天,父亲去山里的一片人家帮工,临走时,东家给了几斤板栗。父亲带回家后,我忙不迭地打开袋子,剥开壳,撕掉薄皮,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生板栗色泽鲜亮,口感脆爽甘甜。但父亲说,生板栗容易生虫子,炒熟了可以放久一些。

晚饭后,父亲和母亲就忙活开了。家里有口旧铁锅,专门用作在年关时炒瓜子、花生的,正好派上了用场。父亲把旧铁锅坐到了灶上。母亲一边拿出一袋沙子倒进锅里,一边说这样板栗不会炒糊。一颗颗饱满的栗

□蕊子

从春天到秋天,从两三片叶子的幼苗到枝繁叶茂一人多高,眼瞅着棉花一天天长高、长大,结出棉桃,自家的责任田像一片随风翻浪的绿色的海,父母虽然嘴上不说啥,但心里是甜的。

7月,棉花就开始绽放。到了八九月份,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,青青的棉桃渐渐变成黑褐色,雪白的棉花终于挣脱棉壳的包裹,迎着太阳次第盛开。一朵朵,一片片,满眼雪白。没有春花芬芳,没有夏花的绚丽,却是全家人眼里心里最美的花朵。

晴天,是摘棉花的好日子。我们不愧不忙,每个人腰里系着一个母亲用废旧的化肥袋子做的“花包”。它的形状就像现在的公文包,只是上面没有盖子而已。棉桃挨挤挤,最让人喜欢的是盛开的棉桃,四瓣棉花肉嘟嘟,软绵绵,在阳光里欢笑着洁白着。把五根手指紧紧攥在一起像抓娃娃机的抓手,使劲一揪,棉花乖垂地全跑了出来,顺手就把它塞进“花包”里。有些棉桃开得不大,得先用两只手掰,把棉壳紧紧夹着的棉花掰出来,再揪。饶是如此,有时候还会有

子,随着父亲的锅铲,一会儿上一会儿下。

在父亲不停地翻炒下,板栗的表面慢慢现出了棕褐色。锅里“砰”的一声,一颗板栗迫不及待地窜了出来,在锅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。我立马跑过去看,板栗已经裂了个大口子,里面的果仁呈现诱人的金黄色。

那一晚,我吃了不少刚出锅的板栗,板栗的香味一直在嘴里弥漫着。

如今,在城里,炒栗子并不鲜见,一年到头都能吃到。偶尔买了来,总会想起父亲和母亲炒的板栗。入秋风自凉,亲情岁月长。父亲已然远去,母亲独居故乡,那悠悠的板栗香,仍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雪白的棉花堆成山

机里传出“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”或者“明天夜里到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”的预报,父亲就果断地改变收棉花的方式了。

“拽花”,就是为了应对雨天到来而采取的紧急收棉花的方式。依然是每人腰间系一个“花包”,一人承包一垄,见“花”就拽。不管“花”是大是小是多是少,直接把“开花”的棉桃从棉花棵上拽下来。瘦削高挑的母亲“拽花”的速度比下雨前刮的风还快,棉桃像热锅里的炒豆纷纷落入她的“花包”里。个头并不高的父亲像急行军的战士,肚子前面的“花包”眨眼间就鼓鼓囊囊。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,拼了命似的抢在下雨前,把近20亩地里所有“开花”的棉桃拽下来,装到蛇皮袋里,再用架子车拉回家,堆在堂屋。只有那一刻,全家人的心才能放到肚子上。

如果“拽花”是下雨之前的战斗,那么“剥花”就是下雨之后的作业。屋外秋雨绵绵,堂屋里的“剥

花”比赛开始了。我们一家人坐在堆得高高的、小山样的棉花垛周围,一个一个地剥。还是盛开的最省劲,五指并拢一起发力,“赠”一下整朵棉花就被轻松地揪出来。还是半开或只开了一点的麻烦——要掰开棉桃才能摘到棉花。掰棉桃依旧是个费人伤人的活,棉壳坚硬锋利,一不小心就像锥子一样扎进肉里。但我们习以为常,把冒着血的指头往嘴里一伸、一舔,没事人一样继续干。

这还不是最麻烦的,最麻烦的是满身棉花叶子的棉桃。“拽花”时像打仗,火力全开不分青红皂白地拽,常常棉桃连同棉花叶子一块拽下来,干枯的棉花叶被挤压得稀碎,死皮赖脸地粘在了雪白的棉花上。“剥花”不但要把棉花从棉桃中剥出来,还要把星星点点的碎棉花叶从棉花上择干净,不然呢,影响棉花的等级啊。从棉花棵上直接摘下来的棉花,品相是一级的,能够卖到最好的价钱。如果被雨淋,棉